

科學不只需要女性，更需要女性主義者

蔡麗玲（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所副教授）

提倡科學應該有更多女性以及其他弱勢團體參與，已經是聯合國文教組織推動性別主流化的主要工作項目之一。其中最常見的理由，除了兩性應有平等進入科學的權利之外，就是強調女性及其他弱勢族群中的「少數」的傑出智力，是科學可用而未用的資產，因此應該加以開發，為科學界貢獻。然而，平等論不足以感動優勢族群，談開發倒不如開發現成主流優秀男性智力，還更為便利。因此，提倡更多女人及其他弱勢族群應該進入科學似乎需要更基進與徹底的理由，才能對抗科學主流社群的懷疑與提問：主流社群有非女人和弱勢進入不可的原因嗎？科學沒有女人與弱勢會怎樣嗎？弱勢的社會經驗與性別經驗，是否會帶進不同的研究焦點與關注，或不同的研究方式呢？而這些「不同」，能否帶領科學走向更完善、對人類更好的發展呢？

女人作為科學弱勢族群的代表，可以回答這樣的問題。首先，女人社會化經驗的不同，可以創發不同的「方法」。最典型的例子是玉米遺傳學諾貝爾獎得主 **Barbara McClintock** 的研究方法。**McClintock** 發現「跳基」的方式，竟是與她的研究對象玉米如此「感同身受」、融入彼此的研究方式，而這樣的方式顯然非常不同於傳統科學強調的「操控」、甚至為了研究而「破壞」研究對象的一部分。「感受」(feelings)以及強調彼此連結的「感同身受」，是傳統科學方法所不允許，也是傳統上被歸類為女性的特質。然而，**McClintock** 的例子告訴我們，這樣的特質為科學所用時，同樣可以為人類創發出極重要的偉大貢獻。因此，研究科學不應只偏重某種方式，更不應將某種方式編派為男性或女性特別專長的方式。

再來，女人或弱勢族群的特殊生命經驗，也改變科學的「內容」與「目的」。科學研究目的為何？研究結果為誰而服務？性別與科學議題的先驅 **Sandra Harding** 認為，科學研究更應該為弱勢與非主流的利益而發問。更重要的是，要結合「女性主義立場」，

從事科學研究。例如¹，女性在從事科學工作時，若能深深感受到自己與「女性特殊歷史遭遇」的深刻連結，那麼，她就可能可以問出不同的問題；如果她們是透過主流的眼光看待自己，並且讓自己成為主流，那麼改變就不會發生。女性也可以為科學問題帶來一種「相互連結」的關係，這種連結幫助科學研究跨越傳統訓練的限制，引導出一種更全面性(holistic)的科學思考。另外，女性在傳統上被教養成較善於「傾聽」，雖然它不是強調「客觀」的自然科學一貫可以接受的方法，但「傾聽」可以是特別有效的科學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科學的目的不該是為了破壞或操控自然。進入科學的女性應該要有這些認知，甚至將「女性主義態度」帶進科學，從頭思考如何提問，採用何種方法，為了什麼目的，才能根本改變主流科學。

吸引更多女性進入科學，不只可以增加少數科學女性彼此支持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女性主義態度」可以協助科學從業者從根本檢視科學本質，也讓更多女性與弱勢獲得支持，讓科學變得更好，造成科學的「質變」。因此，科學不只需要女性，更需要女性主義者。

(轉載自《知識通訊評論》62 期， 2007)

¹ 以下所舉例子，為加拿大國家影片委員會於 1996 年發行的片子中的例子。National Film Board of Canada (1996). *Women and Science: Asking different questions*, a documentary film directed by Gwynne Basen, Erna Buffie, and produced by Artemis Films. Order number: 9196053.